

社会主义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

(资料选辑之一)

下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编写组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下 册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辑

（下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 印张 210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1—1 成本费 1.20元

印数： 1—5 000册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关于第一、第二、第三 国际历史情况的介绍

钟叔河编辑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好奇而又谨慎的目光。不过说实话，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只不过是从被列强大炮轰塌了的长城缺口上，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罢了。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也不过是象蜗牛一样背着一个偌大的封建的壳子，小心翼翼地爬在地上看世界。他们中一些人虽然知道了World这个词，但是，他们并不懂得现代“世界”这个概念中，还包含有geoblat或International这种整体的涵义在内。这种涵义最初仅仅是被传教士用“万国的”这种字眼儿，曲折地反映在他们的译述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万国”并不包括中国。

使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某种程度质变，或者说使他们真的开始“走向世界”的，是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重新崛起。人们开始也是把它译成“万国社会党”的。但不久，人们就从日本人那里找到了更合适的译语，即“国际的劳动者同盟”等等。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在世界范围的作用和影响，人们逐渐开始理解“世界”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国际的”这种涵义，从而开始把自己同世界联系起来。孙中山申请加入第二国际这件事，说明中国人已经不再把自己放在“世界”之外了。

不难看出，按照一般的历史程序，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造成无产阶级的国际化的，而中国人认识这一现象的过程，在形式上却恰恰相反。他们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化的了解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他们通过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了解而知道了“世界”本身所含有的international的趋向，他们称

这种趋向为“无国界”的趋向。他们是通过“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乎！其团结乎！”之类的译语来了解Internationalism 的，他们称之为“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甚至还进一步将其中国化，译成“大同主义”。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他们首先就不能不受到第二国际后期庸俗气息的影响，因而在开始接触到第三国际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时候，也不能不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极力排斥“无国界”的概念，把它当成荒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些人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人我观来曲解革命的国际主义。但是，也有人懂得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等道理，开始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并且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的一些纲领文件和思想主张，就是从我们这里提供的一些资料中摄取养分的。

【1】西七月三十一日，英京伦敦，万国社会党人等开大会，推法国社会党代议员埃武亚利安为议长，美国社会党工人协会员麻士武摩害亚为付长。聚议时，首及公学校之事，欲使小儿自入幻学院，以至大学，皆以公款办理，庶贫民皆得受高等教育也。又议定一禁例，凡十八岁以下之童子，不得使作夜工。又不论何等工业，一礼拜内作工时刻，不得过二十四时。末又讨论万国弭兵会之议，欲各国皆废常备兵，而遍兴斯会云。

原刊日本《国民新报》古城贞吉译《时务报》

第6册1896年9月27日。

【2】麦克司与拉司来，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势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后为政府所不容，窜于伦敦。会（时）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其会分为二部。一各国支部，各举总董，以每年一次，集会于康客来司总会，以议总会之宗旨及办法。二于总会之中，指定各董，另设参事会，置公所于伦敦，议总会之事，并管理交通各国支部事务。此总会之主义始极平和，不过欲扩张英国工人同盟之范围，合各国工人之势力，以求保护工人，脱资本家之束缚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开总会于其内伐，议定总会规约。麦克司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体。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会议于瑞士国之落长，以为欲脱社会上之束缚，须先脱政治上之束缚。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会议于伐山尔，谓战争及常备兵宜一律废止。凡同盟罢工时，各国工人宜互相协助。凡铁道、矿山、森林，均为共有，宜一律

平分。土地之物产，为国家公有，宜一律平卖。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会议于拍而，欲全废土地私占之制。此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前所谓均产之说也。要之德法战争以前，不过议定其主义纲领，尚未见诸实行，但政府恐外国工人为其后援，事更难措。故威逼资本家，殉同盟罢工者之请。实则并无援助工人之心，而未曾为之定工价。至德法战事起，万国工人之总会，遂为中止。更以战后巴黎之乱，万国工人总会亦与闻其事，致法兰西及英吉利均设为法律以禁制之。

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

第1年第2册1900年1月28日。

【3】〔**国际的劳动者同盟**〕社会文明之进步，共诸国之交通，益赴频繁。近时世界之趋势，万国共同，而向于一目的，诸般之计划，亦多采于国际主义者，于是诸国之劳动者，亦以共同之目的而相结合，以设立国际的同盟，亦社会之趋势，无足深怪者。

国际的劳动者同盟，成于马陆科斯之设立，又依其指导而发达。因之马陆科斯乃受本国政府之嫌疑，共同志而逐于国外。千八百三十六年，集于巴黎，而称“正义同盟”，结合秘密结社。千八百三十九年，巴黎骚动之际，移于伦敦，使用日耳曼语，集合北欧诸国之劳动者，乃启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之端。自后“正义同盟”之会员，为欲达其目的，而避革命的暴动之举，以谋扩张自党之主义。又其同盟之精神，尤在“各人皆同胞”之一语。且服膺共同的教义之箴言。又本马陆科斯之学说，欲举劳动社会，以脱资本家之束缚，以学理之指导，而观察其成立之状态，历史之变迁。然现时之劳动社会，终不能免革命的运动之开始。然此等劳动者之革命，与社会进化之趋势，必相出于一致。彼等深信马陆科斯之学说，欲以经济的方法，而支配社会之组织。故其所谓革命者，只此改革经济的方法而已。

千八百四十七年，“正义同盟”于伦敦，变更其组织，改名为“共产的同盟”，新表其宣言书，以开陈同盟之意见。先述其目的曰：“同盟之目的，以平民（即劳动者）之束缚者，与市民（即资本主）而平夷。全灭阶级之争阂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且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更结论之曰：“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陆科斯。以其共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

自后社会之大势，劳动者益非，而资本家暴富之势，则日盛。于是其同盟乃再改其组织，大集注其势力，以激各国之同志，而助其运动。千八百六十三年，于伦敦开设万国博览会，同盟之气运乃日高。既而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之结合乃成就。当时法国之劳动者，亦派遣委员于博览会以察视，且此委员者，受皇帝之指命，而支办其用费。然其委员遣派之本旨，不过以博览会察视之名，欲于两国之间，一扫猜疑之邪念。与劳动共相互之休戚，而作一大联盟。该委员于六十三年，再至伦敦，结交英国之劳动者。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于伦敦之西度马陆兹贺陆，创立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会合各国民之表代者，开设一大联合会，此联合会者，以教授卑斯麦为议长，马陆科斯为监督。为委托国际的新同盟之设立，选定委员五十名，造规约之草案，草宣言书。规约既成，宣言书亦脱稿。开其第一回之集会于列陆西陆斯，为白耳义政府所拒斥。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集六十名之代表员于西渥卫，开其集会，以决议宣言书，开陈同盟之意见，以设立国际的

劳动者同盟，公表于天下。其宣言书曰：

“我党以解除劳动者之束缚，须自劳动者自身之运动，劳动者为解除其束缚，所以有奋斗之举，以谋分予其特权及专有权，与万人共负担平等之权利与义务，以全灭阶级之组织。我党专有之生产机关，为生命之源泉。而劳动者隶屈于资本主之一事，是即屈从之所由生，即社会之贫困所由生，是为招精神上之耻辱，致政治上之服从之原因。

“以故解除劳动者之经济的束缚，为我党毕生之目的。其余政治的运动，只为附属此之目的，不过为运动补助之一切。

“然今日为企图运动此目的，以致招致失败之不幸，以各国之劳动者，乏巩固之团体；且万国之劳动社会，不足以相提携，而欠乏同胞的亲情之缘因。夫劳动解放者之问题，决非一地方一国民之问题。关于近世之社会的组织之成立与成在，必先于此种之问题，而解释之。与开明进步之诸邦国，与实行的及学理的互相同。而谋扩张其基础。

“故我党尽其忠告，搅破欧洲劳动者之昏睡，向未来之好望而运动。协力同心，以鉴前年。以上之理由，敢告第一回国际的劳动者同盟，凡属于此同盟之团体及个人，此同盟会员者，必以正理公道及德义为标准，必遵守之。不以国民信仰及人种之异，而差异于其间。义务者权利之随伴，尽义务者必保其政利，保权利者必尽其义务。”

即此可以知其同盟之精神。

希渥卫之开会，为第一回之集会，以上宣言书议决之后，劳动者规定劳动之时间，议决八时间劳动之问题，其竟盖欲施行八时间之劳动制。于现在则缩短其劳动时间，渐次减少，以至八时。而其余之智育及技艺上之教育，皆普及于劳动者之间，并议决上中级之人士，相并行之条项。

千八百六十七年，国际的同盟，开第二回之会议于洛沙，以讲究一层进步社会上之诸问题。为通信运输之诸机关，以绝私立社会之垄断其利益。且励行合资的组织，以图国家之事业。次则讲究劳银腾贵之策，且更思虑其将来。一朝此种合资的组织之发达，与现时之生产机关相对立，则劳动者之状态，又增一层之困难。与现今第四阶级者（即劳动者）之下。其第五阶级之人民发生，其于社会，有增进不幸之虑与否。乃以合资的生产组织之奖励法，为此会议之一大问题。

千八百六十八年，第三回之会议，又开会于布陆西陆斯。初则英德法三国，既而白耳义、意大利、瑞西及西班牙等之诸国，列席者共九十八名之代表员。专论运输交通之诸机关，举土地矿山山林等，皆为民主的国家所有。自其国家而贷与劳动者之组合，决定为社会之基础。依其正当之分配法，以经营生产事业，而讲究其方策，以图进步。其信奉布露度之学说之代表员，为此生产组织之完成，关于生产之机关，以立共同社会，且依信用组合之组织，以保其不信之弊，采用布露度之计划，加之此会议者。关于同盟罢工之事，更研究之，更议关于教育上之问题，以完成学理的实用教育之组织。又议定劳动者之劳动时间，必求短缩，乃闭会云。

生产物之全额，亦定为劳动者所有，此为社会主义之根本的理想，亦为同盟会所公认。同盟会乃以关于此件之意旨，而议决曰，各个之社会，其设立为共和主义之基础者。其地代利润及地息，以如何之名称与手段，而分与之。其充分之权利，全额之报酬，皆独为劳动者之保有。自是国际的同盟，每年于欧洲之各都府，以催其会合，以讲究各种之问题。其努力逐日旺盛，会员之数亦日多。千八百六十九年九月于卫沙陆会合之时，同盟之势力，正达其极点，诸般之议案，皆已了结。其余所议之问题，如废止

相续制之议，再现于议场，遂能占其多数。

国际的同盟之精神，既为各国劳动者所识认，而表赞同，其数年年而增加，其势力波及于欧洲诸国之社会者不少。先是巴黎之青铜职工一揆起，遂致同盟罢工，与资本主而讨战。国际的同盟援之，以供与罢工中之需要品，职工遂得胜利而归。同盟会又援英国之国业组合，以防欧洲大陆而输入廉价之职工，又奏大功。千八百六十八年之初，于北日耳曼百二十二个之职工之团体会合于耶列卫陆科，与国际的同盟，遥表赞同之意。千八百七十年，美人加那洛为美国八十万之劳动者之代表，又赞成此同盟之旨趣，而定布其公言。

犹不止此，此同盟之势，更远及于波兰、匈牙利等之诸国。且及于东欧诸州。以杂志及其余之机关，而谋各团体之亲睦和合。以贯彻同盟之精神。千八百七十年，同盟又自其革命的运动之发生地，开其例会于法兰西之巴黎。时际普法战争之爆发，乃于弹烟炮雨之间，以扩布其旨趣，论述战争之弊害，以防兵乱之未然，而救民生堕落之苦。然其时举国之民心，热狂于敌汽，又不能倾心于生产事业，以谋劳民之改善。加之英国同业组合者，亦渐变其意向，而日远于同盟。德意志社会党内，又生内讧，资金亦大缺乏，政府又以苛法加困之。而同盟又无余暇以致其力。自后同盟之势力，乃渐衰微。

以是等之事情，同盟之例会，因之而休止者二年。至千八百七十二年九月，又集六十五名之代表员于哈伊科，以开其会议。然哈伊科之会合，不幸同盟之运命终不能隆盛。党内异说之士，又生内讧。同盟遂终分裂。当时马陆科斯采中央集权政治之主义，欲把持重大之势力，以指挥共同盟，而达其目的，然无政府党派之领袖卫科伊，不喜其策，乃提出联合组织之说，依地方分权之主义，而分与其权力于各团体。两者之议，不能相合，加以卫科

意又倡道极端之破坏主义，绝叫全灭国家及政府，以覆灭社会之组织与根底。然后再出改革之举。与马陆科斯之民主主义派之议论，相互竞争。卫科伊乃引率其同志而脱同盟。别组织无政府党，企图自说之实行，而弄狂乱疏暴之手段，以招社会之嫌恶，终世而为社会党之敌手。暴动乃达其极点。

无政府派既脱党，同盟之势，一大顿挫。自是党员之结合渐弛，前途之形势日非。千八百七十二年之会合，纷扰之后，乃会于亚摩斯拉路他摩，为其结局同盟之本部。乃移于纽育。谋籍美国而扶植其势力，其会于亚摩斯拉路他摩也，马陆科斯大试其勇壮活泼之演说，以鼓舞同志曰：“在前世纪之专制时代，于各国之君主特权者等，讲究各自之利害，乃会于哈伊科。今日吾人又会于此处，与诸君而讲究。然吾人所讲究之问题，全为自己一身之问题，未尝为天下之劳动者分其休戚，而为全社会之问题”。乃就历史的进步之状态，与时势之变迁，而论定其所以。乃更说曰：“吾人但知英美及和兰，其国之劳动者，以平和之手段，遂得行其目的。然不知欧洲诸国之大半，皆自革命之力，而后贯彻其目的焉。故吾人待时机之熟，蓄此力而待应用”。又于演说之结尾，以自己之决意而公言之曰：“吾人之过去者，既已如此，而未来之实行，不奏社会问题最后之凯歌而不已”。马陆科斯，虽素希望平和的改革，而不知其腕力，于经济上，自有一种之势力，至事情不得已之时，虽至举行非常的手段而不辞。

马陆科斯一场之演说，以活泼之运动，而刺激同志，以谋回复其势力。然大厦颠覆，非一木所能支持，既而国际的同盟，其本部自伦敦而移于纽育。同盟瓦解之端绪，自是渐显。仅保其一缕之命脉。千八百七十三年，再开会于希渥卫，同盟之形体，竟全解散，然亦不过事实上表示同盟之解散。其精神自存于社会之间，既而再历年岁，其气焰日高。各团体之主义纲领与作为，又

自一国一部之结合，以谋其事。竟至列国协商，凡处理万事，必至采用劳动者之方针而后止。

福井准造著 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

1903年2月出版。

【4】“多数者势力也”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马尔克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失)者唯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呜呼，是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

〔万国社会党之起原〕△万国劳动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欲知万国社会党之起原，则万国劳动者同盟其嚆矢矣。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其始也当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瑞士国之瑞内瓦湖畔催开大会；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瑞士罗森劳之大会；又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比利时比律悉京城之大会；又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瑞士巴塞耳之大会。每大会时则各国劳动者代议士必增加，其发达正可惊者也。

虽然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急于团结之故，遂不暇问旗色之如何。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开大会于和兰之哈古市，无政府党(即巴枯宁派Bakouninist)与社会党(即马尔克派Marnist)乃以此问题而惹起争论焉。因是之故，两党遂布离散之势。

△干的联合大会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巴枯宁派与马尔克派，因欲谋统一之故，开两党联合大会于比国之干的市。欧美各国之诸劳动团体来会者四十五名，内巴枯宁派计有十名。

虽然社会党依然社会党也，无政府党依然无政府党也。社会党者，欲使一切之生产机关为国家所有；无政府党者绝对的排斥国家，主张单归于自由自治团体之所有。当是时，无政府党虽论争正力，终以多数之决议宣言如左：

“社会所以存在之基础之土地，与其他一切生产机关若被握于个人或特别之阶级之掌中，而为私有财产时，则其必然之结果，必使劳动阶级受压迫、贫穷、饥饿而不能遁免。故大会宣言，以自由自治之团体组织之，而以土地及其他一切之生产机关，归于代表全国民之国家之所有。”

然国家二字，究竟非无政府党所能纳受之文字也。无政府党者，除准备激烈革命之外，他之政治的运动毫不关与者也。而社会党则欲由政治的运动以全万国平民之解放，时则有折衷派出谋所以调停之。然两党毫不让步，折衷派亦噤口焉。于是干的大会遂不能达其目的，巴枯宁派皆连袂而去会。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丹麦、意大利诸国之代表者，乃调印于团结契约。决议设万国劳动者通信本部，而大会遂散。

△伦敦万国劳动者大会 英国者马尔克尝亡命之地，而建筑劳动者运动之基础者也。其驱激烈的产业革命之劳动者而使走入万国劳动者同盟，当以此国为最甚矣。然英国国民有徒喜实行之癖，常不免流于姑息因循之弊。彼等始见夫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劳动者之败于巴黎暴动Commune也，则喁喁然少倾向其颈焉。既而见夫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也，则恐怖战慄掩耳而走矣。于是其足遂渐远于万国劳动者同盟之激烈场，其口遂仅甘于社会改良主义之温和说。

乃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劳动组合出代议士斡旋而开伦敦万国劳动者大会。其所规定凡非劳动者团体劳动组合（二人以上之当事者而营共同之事业谓之组合）产业组合之直接代表者，不能

出席。是盖所以妨德国社会党首领之来会也（即马尔克派）。盖当时法国社会党中有可能派者，与马尔克派尤为势不两立。可能派者虽亦以共产制度为信仰之条件，然以为使一切生产机关归于国家或社会之所有，则犹须期于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故主张先使之归于自治村邑之所有，尤为易易。其主张与马尔克派所祖述者大相齟齬，呈两派分立之状者已久。及开会时德国、澳大利、瑞士、美利加之社会党代表者遂不出席，惟以代表百十万劳动之百十名代议士而开会焉。其决议者甚多，有明年当开次期大会于巴黎之一条。是即巴黎万国社会党大会之萌芽也。

〔第一回巴黎万国社会党大会〕△马尔克派之运动及第一回大会之开会

当可能派之排斥马尔克派也，马尔克派闻之乃走和兰，集合于哈古市，讨议对于可能派之态度当如何。集者德之立布克勒希、法之拉发尔孤、比之俄尔德尔、及和兰之牛温秀士等是也。其决议之结果，以马尔克派申请加入于可能派大会，若不纳时则别开马尔克派大会于巴黎焉云云。及可能派准备以六月十五日开会，果不许马尔克派之加入。于是马尔克派先于可能派开会之一日，即六月十四日，遂开大会于巴黎。此即旧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复活，而万国社会党大会之第一回也。近时万国社会党运动之步伐整齐皆基于此矣。

先是旧万国劳动者同盟大会常由五六十名之代表者而成，而其所代表者亦不过十国以内。至是马尔克派万国社会党大会，有三百八十一名之代议士，所代表者有二十余国。其一名代议士为由五千以上之劳动者所推出者。由是观之，此次其所代表之劳动者之数，至少亦当超过二百万以上，可谓众矣。

此大会之决议，多系万国劳动者保护法案，今摘记其大要如左：

一、**减缩劳动时间为八时间。**

二、**十四岁以下之幼儿禁其劳动。**自十四岁至十八岁之少年劳动者，不使为六时间以上之劳动。

三、除有甚为紧急之性质之工业外，使全废夜业。

四、妇人及十八岁以下之少年劳动者，断不使为夜业。

五、不使妇人为特别有害身体之劳动。

六、使与劳动者以一周三十六时间之休憩。

七、设置由政府支给其报酬之监督官，使极力监督一切之工场。但监督官之半数，当使之自劳动者选出。

八、禁止有害劳动者之健康之一切工业及一切劳动。

既决议矣，然犹以为不足，乃更进而谋实行之方法。其重要者则曰：

“一千八百九十年五月一日各国社会党团体为八时间劳动之故，当行大示威运动。”

满场一致，皆决议焉。尔来五月一日遂为万国劳动者之大纪念日。其示威运动，亦逐年赴于旺盛之途。至于泰东之日本，亦闻风兴起焉。（日本社会党去年已成立）。

△五月一日 以五月一日定为万国劳动者团体之大示威运动日，此固巴黎马克派大会之所决议。然其所以遂能决议，而至于现今之状态者，则基于北美社会党之提案也。先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一日北美之劳动者为八时间劳动之故，起大示威运动，而不能达其目的。遂传檄于巴黎大会，求万国劳动者团体之协力，故此次大会遂容其提案而满场决议也。

当此提案之通过巴里大会也，各国之政府绅士资本家等固皆以为并无何事不过空嚷者也。乃未几而期日既至矣，示威运动之势甚形强大。彼等始惊恐而一变其态度，遽遽然惧不免于迫害焉。何以故，以此等手段实为激烈革命运动之第一步故。